

III

詩

脫胎自傳統古文學的思想觀念，
完全貫穿在江兆申的作品中。
「心」的涵養內化於「手」的工夫，
深厚的古典詩文根柢，
開出文人藝術的多樣丰采。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明事詩社為梁均默胡慶育李漁耕馬靜廬

蘇嘯鵬劉錯公張惠康吳萬谷諸公唱酬所

集僕年最少羅戎倉廩次之亦與焉明事兩

字漁叔所定也萬谷擬印社集焉鈔錄製

版後計費太昂改用打字此稿陸續告成

萬谷處錯公所製詩則命錄印行世今

諸公半已下世數十年前舊事令人惘然

己巳重原江北申書撫舊書後記



詩心與畫境

江兆申在藝術上全方位的表現令人驚嘆，但一般人對其藝術形式背後，心與手之間的關係如何，卻不甚了解。所謂「心」，就是思想，「手」，便是技法。對於「心」的涵養，江兆申深入沉潛傳統古文學大海，脫胎出來的思想觀念，完全貫穿在作品中，因此，要瞭解他的藝術成就，較難將詩文、書法、繪畫及篆刻等分割後，單項去解說，因為它們之間是互為因果的關係，例如：「要先做人，再讀書，其次才寫生、畫畫」，「讀書第一，書畫自然就會」，或「寫好書法，繪畫不學即成」。江兆申的藝術思想核心，我們或許可先從他的詩文中窺知其觀點由來。

一九六四年，江兆申與友人共結「明夷詩社」，作了一首論詩的詩作：

●「嘉會吐譴音，慷慨發悲謳。託聲聊寓志，安能以法求。陶公甘澹泊，良與本性侔。康樂事排比，富艷誰能儔。取

徑各有趣，難定優與劣。君觀黃牛歌，音響一何道。誰知出舟子，幾欲超士流。我言寫我意，豈必從冥搜。潘岳賦閒居，情與事不謀。此又一是非，眾口徒悠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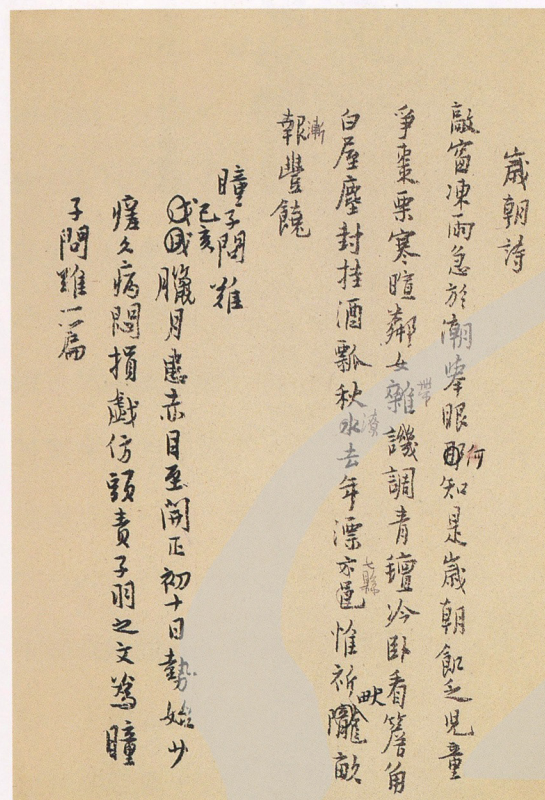
●無論是歡快或悲壯的詩歌，都是發聲表達心志，豈能以一定的作法要求？陶淵明本性澹泊，謝康樂喜愛華麗排比，作詩各有取徑不同，難以定出優劣。黃牛灘上的舟子歌，歌聲多麼有力，出自船夫們的傳唱，遠勝於文士的雕鑿。若能「我言寫我意」，忠於自己，則不必苦苦尋思造境。江兆申認為，潘岳〈閒居賦〉表面寫閒居，卻是感慨自己官運不佳，文章內容與事實不合，還不如黃牛歌的真情自然無華，毫無虛假。



從經史子集中，江兆申汲取豐厚的藝術滋養
(攝影／鄧惠恩)

●無論是歡快或悲壯的詩歌，都是發聲表達心志，豈能以一定的作法要求？陶淵明本性澹泊，謝康樂喜愛華麗排比，作詩各有取徑不同，難以定出優劣。黃牛灘上的舟子歌，歌聲多麼有力，出自船夫們的傳唱，遠勝於文士的雕鑿。若能「我言寫我意」，忠於自己，則不必苦苦尋思造境。江兆申認為，潘岳〈閒居賦〉表面寫閒居，卻是感慨自己官運不佳，文章內容與事實不合，還不如黃牛歌的真情自然無華，毫無虛假。

●「詩人之感物也，百事千方，百觸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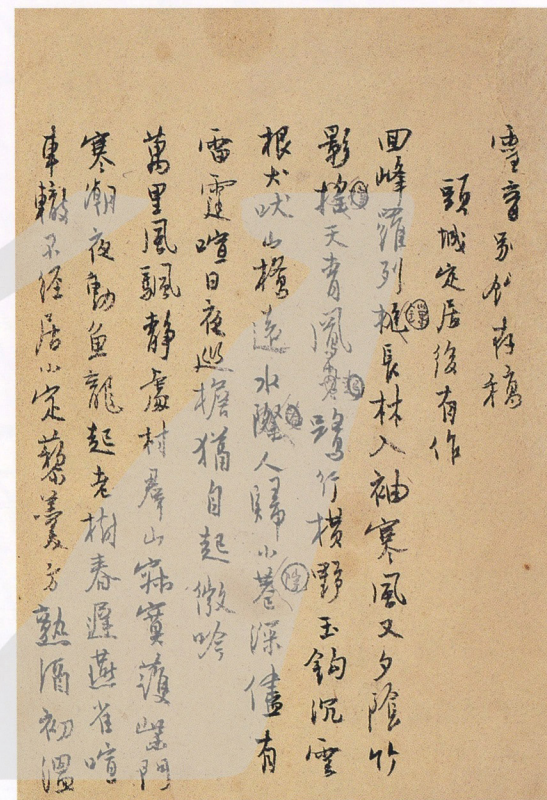


江兆申 靈音別館詩稿 1959 各26×18公分

(註：《水經注·江水》所載，湖北黃牛山，又名黃牛峽，下有黃牛灘，江流迂迴，舟行困難，雖經一、二天，仍可望見崖上牛形，故有「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之語。)

●這首詩傳達出江兆申對於詩文與藝術創作的觀點，在於本乎自然，合於自我。而自我的抒發，則必須以凝練意旨為主，其在〈詩畫一首書沈伯時詩後〉一文中提到：

●「詩人之感物也，百事千方，百觸萬



應，雖聯楮奮書，冥搜陳旨，何足以盡其意也？必也陳事萬物，盡其異同；審其已然，揆其未至；洞澈其事，如火之灼指，其痛在心，而後千錘百鍊以擇其尤，吮毫而書之。雖一二言，千萬言不能過也，故其要在練意。」

●作詩之要在於「練意」，詩人之作，往往精警者一二句，或十字八字，便意

癸卯臘月十九日梁均默馬潤唐劉太希張惠
康陳季碩李漁叔胡慶育蘇笑鵬吳萬谷王
蘇鴻羅戎盧諸先生浩明瓦吟社傑示與示
末座第一次詠集在青田街張家其後廣吟
頗多巨制衣僕年最稚才最劣詩亦最少今錄之
以見一時行事爾
東坡九百二十九歲生日集張惠老清齋
花木出深宅第寬海天殘臘正嚴寒三區廬集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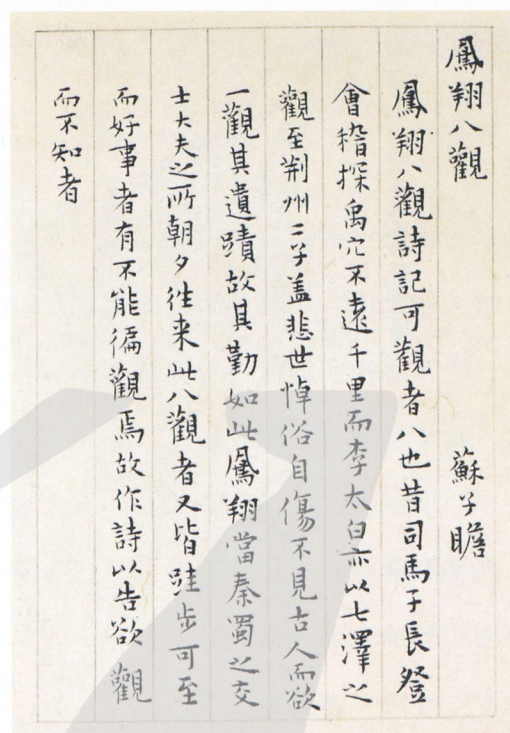
味雋永，勝過千言萬句贅言累語。江兆申舉例：如杜甫「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形容詩人面對家國殘破時的哀悽之境，僅寥寥數語，卻成為千古唱誦的絕句；而描寫將士行軍時「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的悲壯豪氣，更是在言簡意切的筆調下，令人深味無窮——這種意匠經營，與繪畫構圖如出一轍：「范中立（寬）作『谿山行旅圖』……主峰巍峨雄蒼，其勢干霄，更飛泉出其右，下垂如線，穿雲度隙，直落千萬丈以奔湍赴壑，人望之如在千山萬翠中，泉鳴谷應，馬蹄悠悠……論其幅則橫裁三尺，縱可倍之。趙子昂畫『鵲華秋色』，高不過八寸，橫不過三尺，三尺之內收鵲華之間四十里景，而無不足者，以其意足也。故詩畫之所重者在意，為之之道在練此，則庶乎相似也。」江兆申認為繪畫也應以「意」勝，畫幅雖小，然咫尺中見千里，丁點芥子可以納須彌大山，這都是練意、以

少博多的結果。詩與畫之要旨皆相似也。

●蘇軾有一首詩可代表其書法觀：「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他所提出的「意」造，是信手拈來，純乎自然，不假思索的。另一首題畫詩又說：「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可學。」即若能瞭解「意」之為何，則書法不學自會，可見蘇軾十分重視「意」在創作中的作用。

●江兆申對蘇軾的文才與藝術極為景仰，無論題畫詩、書法、印文，都一再出現蘇軾的句子，對蘇軾的詩論、書論乃至畫論無不沾溉濡沐，因此，他的藝術風格中充滿了「士人畫」、「文人畫」的氣息。他在〈跋董其昌書卷〉中後段如此寫道：「卷中佳字，往往直逼蘇玉局寒食詩，惟髯蘇於無意中自然造妙；思翁則動求法度，力致精贍。有意無意之間，相去不能以寸，故知玉局寒食詩之難也。」

●蘇軾〈寒食帖〉與王羲之〈蘭亭序〉為書史上行書之雙璧，似乎都不在於技法，而在於「自然」，王羲之事後也想再書，但都枉然，故知刻意不得。本乎自然，不在意好與壞，則心中便無罣礙，無罣礙，便直入佛家所謂「三昧地」，入於藝術則謂之「藝術三昧」，入於書法則謂之「書法三昧」。



江兆申 小楷書蘇東坡鳳翔八觀詩 1979 31×21.8公分

蘇軾的書畫觀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其思想乃儒、釋、道合一，晚年修禪，江兆申在蘇軾思想的大海中取其詩畫之旨要，散見於閒章取句、書作與繪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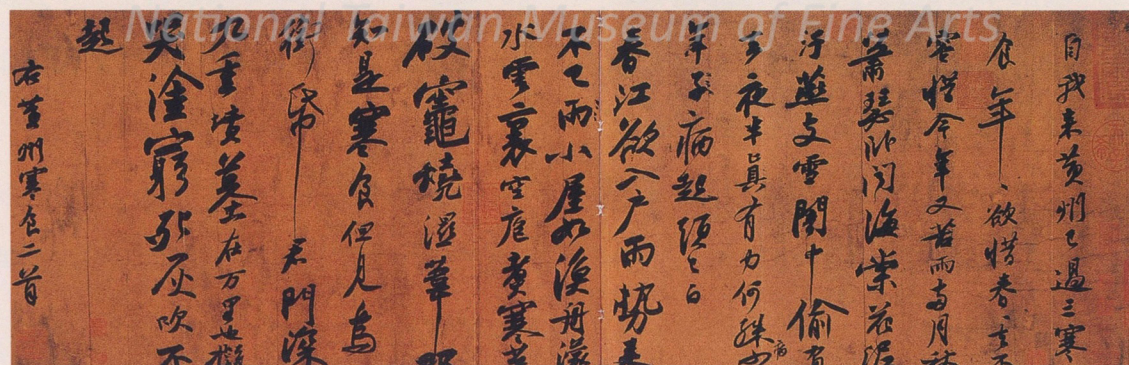
蘇軾的書畫觀可從其詩文中得見，如《東坡論畫》中書朱象先畫後跋：「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學，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指出「達心」、「適意」之可貴，雖非東坡自言，然與朱象先共鳴，確是事實。

而在書摩詰（王維）〈藍田煙雨圖〉中，蘇軾題道：「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指出摩

詰之畫乃「無聲之詩」。又說：「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又點出「意氣」的重要性。

在〈鳳翔八觀詩〉中，蘇軾論吳道子與王維之畫云：「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吳生雖絕妙，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敘枉無間言。」推崇王維「得之於象外」的超然境界。

蘇軾〈石蒼舒醉墨堂〉對自己的書法一段結語：「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其中的「無法」與「意造」，也出現在江兆申的閒章中，可見蘇軾對江兆申的影響。



蘇軾 黃州寒食帖



江兆申 茶原意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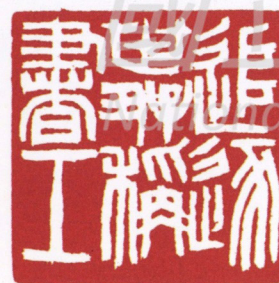
江兆申 無法

兩印同出蘇軾語「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指寫字不在「法」而在「意」。



江兆申 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1962

邊款：「茶原刻眉山文為畫印。時壬寅春也。」



江兆申 追逐世好稱書工 1979

邊款：「東坡詩。顧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兆申己未。」



江兆申 後赤壁圖 1994 136×66公分

取蘇軾〈後赤壁賦〉中「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的句意畫成。

一枝風物便清和
看盡千林未覺多
結習已空從看袂

不須天女問云何
天教桃李作輿臺
故遣寒梅第一開
憑仗

幽人收艾納國香
和雨入青苔
白髮思家萬里回
小軒臨水為

花開故應賸作詩
千首名是多情得
來人去殘英滿酒尊

不堪細雨濕黃昏
夜寒却得穿花蝶
知是風流楚客魂
春入

西湖到處花
零落芳草地
斜風解佩
臨烟浦
脈脈當壚
傷酒

家莫向霜晨怨未開白頭朝夕
自相催斬新一夜含風露恰似

西廂待月來沈盡鉛華見雪
肌要將真色鬪生枝檀心已作

龍涎吐玉頰何勞懶隨醫國湖
面初驚片飛尊前吹折最繁

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梅黃
雨細時良恨漫天柳絮輕只將

飛舞占清颺寒梅似與春相避
未解無私造物情北客南來豈是

家醉看空月半橫斜他年故識

吳雅面

東坡三更對此花東坡居士每知楊公
濟梅花十首辛未歲不盡日筆江兆申書

遍讀經史子集

●事實上，江兆申的文人氣質，除了泰半來自蘇軾的影響，另一半也得自溥心畬給他的諸多鼓勵。溥心畬嘗言：「我的學問當中，以畫最差，與其跟我學畫，不如跟我讀書。況且學問好了，畫品自然也高。」江兆申從溥心畬讀書，畫作極少，但心儀手摩，多少感受到其氣質風範。儘管所作不多，但畫中透露出一種清奇秀雅的文人氣質，確實是耳濡目染，長期薰修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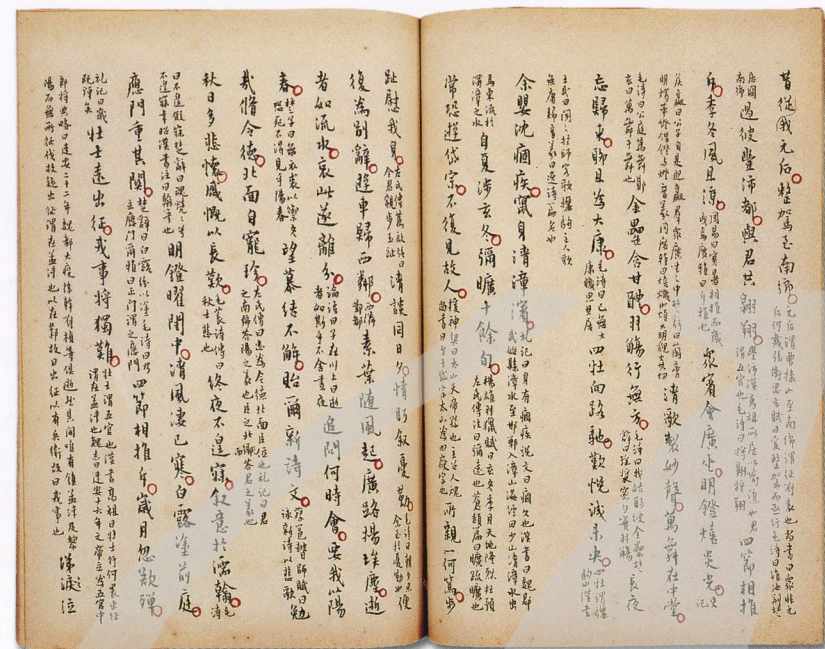
●溥心畬平日讀詩論畫，自有其觀點：「五言詩要求沖澹，七言詩要求雄宕……寫字也是如此，榜書要緊，小楷要鬆；作畫總要用中鋒，不用扁筆」、「畫中著色要澹，要一遍一遍的增加，多者可至十遍，這樣顏色才可以入紙，也才厚重。」江兆申一生都浸淫於文人士氣之中，不曾乖違。而詩文、書法、繪畫、篆刻，更是反映他這種人格的第

一手資料。

●自江兆申與溥心畬先生讀書始（1950），至溥心畬逝世之間的十餘年中，江兆申以驚人的毅力及體力遍讀史書文集，包括《杜詩全集》、《昭明文選》、《莊子》、《淮南子》、《呂氏春秋》、《柳河東文集》、《謝朓集》及《列子》等書，又一口氣將《資治通鑑》、庾信、韓愈、李商隱等諸家詩文讀遍。雖然生活仍未安定，居處幾經遷徙，江兆申仍一心向學，自基隆遷宜蘭



江兆申 辭賦選讀冊 27.5×15公分



江兆申 手鈔書漢魏六朝詩鈔（部分）冊 25.7×18.7公分×196

任教頭城中學時（1957），讀完四史巨著；自宜蘭移居台北任教成功中學（1959），並兼任台北市政府秘書，開始涉獵宋詞，包括蘇軾及黃庭堅等諸家文集。在那書籍匱乏，借讀不易的年代，江兆申往往在家就著一張小書桌，左手抱孩子，右手執毛筆，就聚精會神抄起書來，更親自動手製作線裝書，外型樸實典雅，字裡行間墨香浮動。

●檢視江兆申所讀之書，包括經、史、子、集，縱橫各家各朝，有開闊其歷史觀之《資治通鑑》、《呂氏春秋》、《史

記》、《後漢書》；涵養其文學創作，豐富其詩詞內容之《昭明文選》、蘇軾、黃庭堅、杜甫、李白、李商隱等諸家詩文集；及建立其生命觀及宇宙觀之精神內涵的《淮南子》、《老子》、《莊子》及《列子》等書。

●其中《資治通鑑》及《呂氏春秋》應是溥心畬所指定必讀之書，內容多偏向治國理政並兼雜諸子思想，與溥心畬之皇室家族背景不無關連。對於江兆申爾後進入故宮任決策高層，提供其管理與領導統御之方，亦不無助益。至於《昭

明文選》及《史記》、《後漢書》，前者文辭優美精練，後者文筆犀利，用辭淺白，對他後來的詩文、書、畫，乃至於篆刻創作，發生鉅大而深遠之影響。而《老子》、《列子》、《莊子》等，道家虛靜柔弱、恬穆沖淡、崇尚自由的思想，更無形地滲透在江兆申的詩文、書畫深處。

●由於長期浸淫古典文學之中，使其在文學與藝術上的題材豐富多樣，左右逢源，隨手拈來，皆可幻化出多樣的面貌，十分令人可喜。像畫題「彭蠡秋光」，即是引用李白〈過彭蠡湖詩〉為畫名，畫內題詩道：「予將振衣去，羽化出煩囂」老莊哲思隱乎其中。此外，陸放翁的〈新晴野步〉，也在「山影夕霞」的畫題中出現，詩云：「迨酒賤時須痛飲，得人扶處儘閒行」，充分反映了及時行樂的人生觀。而在「消寒十六冊」的第七幅中，江兆申自作詩曰：「自作山中人，即與雲為友。一嘯雨紛紛，無勞三疊酒。」則又可見其逍遙自

在，自我解嘲的一面。

●此外，於詩作中運用文學典故，也是屢見不鮮。如〈獅頭山記遊詩中〉五首之二的末句「安得持綠醪，披雲獨斟酌。清光鑑終夜，寒氣侵帷幕。」即用了《抱朴子》〈知止〉中：「密晏繼集，醪醕不澈」及阮籍〈詠懷〉：「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輝」的典故。而在〈頭城雜詩〉中的一首五律，末句「白雲幽幻畫，隨意臥莓苔」源自王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靈感。情與景融，心與境合，與古人不遑多讓。

●不管詩文、繪畫，都要以現實生活為基礎，人格的養成，生命的歷練，都是充實藝術內涵的基本元素。江兆申不只在古詩文的涵養深厚，即使是繪畫史、藝術評論乃至於白話散文，今人也難出其右。其讀畫筆記、旅遊日誌、及畫家評論、美術史觀等零星文字，清新雋永，且蘊含高度文學幽默和人生睿智。



江兆申 彭蠡秋光 1991 192×500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江兆申於揭涉園作「彭蠡秋光」 1991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江兆申清新雋永的散文片段

一九七六年元月，江兆申受邀前往美國密歇根大學參加文徵明書畫討論會，滯美期間先後訪問參觀美國各大博物館及私人收藏，《東西行腳》一文便是當時所寫。文中對經眼的書畫多所評論，對旅途所見所感也有生動的描述。以下三段文字即節自《東西行腳》，收入世界書局所出版《靈滬類稿》中。



江兆申旅美作品展，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1970

飯後，羅覃陪我們去逛書店。這幾乎是例行公事，每次我來華府，羅覃都陪我去逛書店，而這也幾乎是他唯一的娛樂。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我在華府費里爾庫房看了兩星期的畫，那時他住在東三街一號，留我作客。他一共有兩架電視機，但沒有一架是打開的。兩星期之中，沒有一次應酬。那時他已經是副館長了，我禁不住問他：「難道你平時竟沒有一點應酬？」他說：「有，但都拒絕了。」「是不是因為我的關係？」「不！一向如此。」當時我們約定晚十一時入睡，晨七時起床。每晚到了十時，他替我把洗澡水預備好，催我入浴。等我從洗澡間出來，客廳裡的床鋪已經準備好。他浴罷上床熄燈，剛好是十一點。第二天早晨，到了七點，隔著一道沒有關的門，我挺身起來看他，正巧他也挺身起來看我。於是，起身、梳、洗、我整理客廳的床鋪，他在廚房預備早餐。他做的煮蛋特別好，他說：「水煮滾了，把蛋放入，煮三分鐘；熄火，停一分鐘。煮成之後，一定就是這樣。」早餐後出門，七點四十分。在路上，兩個人像一支軍隊，低頭緊走，誰也不說話。八點，到博物館；九點，看畫。兩個星期，活得像兩座自鳴鐘一樣。

那次是戴叔聞兄開車去的。由安娜堡到加拿大的多倫多、單程要開六至七個小時的車，尼加拉大瀑布在車程的途中。車上有一位老太太，口才非常好，從安娜堡到多倫多，又從多倫多回到安娜堡，十四個小時中，她嘴巴幾乎沒有停過。車回到安娜堡的時候，她說：「選個有巴士站的地方，讓我搭巴士回去好了。戴先生開車實在太累了！」戴叔聞說：「送佛送上西天，那有中途攔下之理！」等到把她送到門

口，她的影子進入大門之後，叔聞纔長吁了一口氣，說：「總算送走了一尊老佛！」大家嘴裡沒說什麼，我想，多半也都默誦阿彌陀佛！因此有「歸時大小一車佛，各就雲龕託此身」的一說。

天氣實在太冷了，趙先生催我們趕快上車去，開車到三姊妹島。一上車就把暖氣開到最高溫，但在這種氣溫之下，暖氣也會失靈的，直等車子開動了好半天，纔有一絲暖意。車子暖了，卻又得下車。這一帶本都是密林，樹葉凋零之後，只剩下無數的枯幹，不過，樹的姿態卻美極了。培養林木對保護風景來說，實在太重要。有些窩風的地方，容易停雪，秀枝曲幹，本來已經夠漂亮了，而枝上又積滿了白雪，再襯著深灰色的天空，墨綠色的江水，剔透玲瓏，好像羊脂白玉上的浮雕一樣！天空散飛著一絲絲的冰屑，濺在臉上，令人冷徹心脾！民國三十四年的冬天，那時我住在杭州的裡西湖。在那一陣子裡也不知道自己發什麼瘋，整天除去工作之外，看書踱方步，喝酒喫沙胡桃，將近有一個月沒邁出大門。一天，忽然大雪，從樓窗望出去：頃刻之間，湖山盡白。我急忙加披了一件罩袍，一口氣直衝到孤山上去，獨自坐在巢居閣附近的梅林裡，一面呼吸著梅花的清香，一面讓雪花飄得滿頭滿臉，感覺上與此刻有著些微相像。不過那時靜得連飛鳥都沒有一隻，可以說是天地寂寥，棲心太古，而此刻卻有著四個遊伴，鄰近還有不少星星散散黃頭髮的哥兒姐兒。事易境移，不能喚回舊夢！